

HONGJUNHUNXILIECONGSHU
HONGJUNTUWEI

红军魂系列丛书

红军

突围

★★★★★★★★★★★★★★★★

★★★★★★★★

窦嘉绪·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0000224543R



1247.51
21

红军魂系列丛书

HONGJUNHUNXILIECONGSHU
HONGJUNTUWEI

红军突围

突嘉绪·著



红军突围

窦嘉绪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32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

ISBN 7-5378-1928-9
I·1867 定价:20.00元

第一章

1 1931年11月的一天，中国红色首都瑞金。

这一天，秀丽的山城，在群山环抱之中显得十分雄壮；蜿蜒绕城而过的绵江，在阳光照耀下，碧波荡漾，浪花飞溅，愈发显示了她的娇艳。这座红色的国都，这块并不算大但也相当可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连同分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根据地，在这一天呈现着多么庄严，多么幸福，多么欢畅，而又多么难以忘却的色彩。天空似乎都变得美丽，蔚蓝，平静而又深邃。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了一会，火样的圆轮从湛蓝的天海涌了出来，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金身，通红的火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天在笑，地在笑，山也笑，水也笑，而

2013/04

最欢畅无比的莫过于这里的人们了。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被委任为中革军委委员。周恩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任为中革军委委员。大会并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及红军政策、经济政策与工农检查及少数民族等多项重要决议。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瑞金的叶坪,欢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多少年来,政权一直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工人农民被他们踩在脚下;而现在人民以真正胜利者的姿态,意气风发快快活活地有了自己的中央政权了。想到过去的苦难日子,想到今天革命形势的发展,想到今后日益美好的远景,人们的心潮怎能不像波涛一样汹涌澎湃!你看,他们今天的服装比往日整齐,步伐也比往日雄健。因为他们就要和中央首长、根据地人民一道,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光彩焕发,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

会场设置在松山冈子上,欢笑声、歌唱声随风飘荡,数百面红旗像红色的海浪在滚动……成千上万的群众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冈子尽头,坐东南朝西北的主席台口两旁,装饰着翠绿的松柏树枝,中间还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的上沿有醒目的庆祝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字样。台上正中高挂一面印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一群捧着鲜花的儿童团的团员们,面对台口在歌唱,一个小女孩舞动小手在指挥,头发上的大红

蝴蝶结，被风吹得一飞一飞的，简直就像活的。赤卫队员、青壮年、老人们也穿上了打土豪时分到的新衣，喜笑颜开，逢人就打招呼。到处充满兴奋、欢乐，人们都是喜气洋溢。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各个部队的代表，整齐地排成6个方块，坐在人群的后面。

下午3点钟，会议主席宣布开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泽东讲话了。他告诉人们：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和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个幸福的时刻，人们都聚精会神地仰着脸，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那魁伟的身躯，和那温厚、纯朴的脸，听着他那平静而充满自信的声音，都觉得浑身充满力量。就是他，缔造和哺育了红军，并亲自指挥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了蒋介石一、二、三次“围剿”，消灭了大量敌军，从而建立、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才有了人民政权诞生的今天。就是他，将领导着人们获得更大的胜利！人们都记下了他的话，并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对他的热爱和信赖。

接着，朱德等首长也相继讲话。当会议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整个会场立时欢腾起来，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第一次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兴奋，而欢呼。

游行开始了。红军战士们穿着灰色军衣，领口缀上黑边红底的领章，胸前佩着椭圆形红色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符号，头戴八角帽，手持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枪，排成6个方队，整齐、雄壮、精神抖擞，以矫健的步伐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通过主席台时，毛泽东亲切地向他们频频招手，全场群众也热情地向他们欢呼。他们把手臂甩得更直，步伐也更加整齐和有力。他们要用行

动证明：他们不仅能消灭敌人，开辟革命根据地，而且还能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新政权。接着通过主席台前的有儿童团、红军大学、赤卫队等组成的队伍。人群中“工农民主政府万岁！”“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如波涛奔腾，久久不息。

晚上的月亮非常好。当半弯明月爬上了东山头时，虽说只有半弯，但它一样把温柔和清澈的月光洒遍了人间。山峰、河流、竹木、田园、屋宇、篱笆和草垛，通通显得缥缈、神秘而绮丽。人们提着灯赶到松山冈上去参加“提灯晚会”。啊！晚会场里，简直是一片灯的海洋。各种各样的灯，有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还有六面都画着人民胜利的跑马灯，团团直转，惹得一群孩子哈哈大笑。一条数丈长的龙灯，弯弯曲曲忽上忽下，像游动在自由的大海中。它们像人民无际无尽的欢乐和希望的化身，在跳跃，在闪烁，恰似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锣鼓的声音吸引住了人群，他们扭头一看，原来是一群技巧熟练的舞花杆的人们。一阵悠扬的乐曲又把他们引入了另一个场面：人堆里“老渔翁”正要下网打蚌，“小蚌精”直按手中的电筒，像明珠在夜中闪闪发光。唢呐的乐曲伴着踩高跷的歌舞；坐旱船的姑娘在唱着“……今天的人民嗨哟，当了家呀划哟……”人们沉醉在狂欢中。红军指成员和工人、农民群众，在灯火和歌声中欢度了自己幸福的节日。

一夜的歌舞，没有使人们疲倦。黎明，人们又精神奋发，走向自己的战斗岗位。在回归的路上，他们不时回过头，望着那个被薄雾笼罩着的山头，想着昨天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想着狂欢的会场情景，不由得心中万分激动：“红色政权呵，我们一定终生为你战斗！”“敬爱的毛主席呵，我们一定跟着你战斗到底！”

2 这一夜，毛泽东又喜又忧，坐在办公桌前，彻夜沉思，直到天亮。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央人民政府如婴儿坠地一般诞生了，他当然喜不自胜。这个政权的诞生，是他心血的结晶，是他领导人民奋战的硕果，也是他亲人的鲜血和无数先烈的生命换来的一个与蒋介石国民党对峙的红色堡垒，他自是十分珍惜，也很自然地使他想起不能忘怀的往事。他想起了他发动的秋收起义，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更使他精神振奋。当1930年12月蒋介石兴兵10万分8路向他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时候，双方力量的对比，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当前战场上看，都仍然是敌强我弱。蒋介石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拼凑了杂牌军10万人，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处于外线作战地位，进行战略进攻，其指导方针不外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而当时红军的情况是：主力一、三两个军团加总部直属队，也只有3.3万人，把由红二十二军缩编的红六十四师计算在内，共约4万人左右。武器虽差，但士气很高。内部虽曾有意见分歧，经过一系列斗争，战胜了立三路线，终于统一到提出的粉碎敌军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上来：“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来打。经过了黄坡集中，小布设伏，龙冈全胜，东韶再捷，取得了战略反攻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不仅击溃了蒋介石的10万大军，特别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被红军全歼于龙冈，连师长在内的9000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又遭到红军歼灭性打击，消灭了他一半人

马。从1930年12月27日到1931年1月1日5天中，打了两个大胜仗，吓得其他敌军纷纷逃跑，胜利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并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扩大了拥有数十万群众的苏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接着他就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他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果然，蒋介石经过第一次“围剿”惨败后，贼心不死，仍然狂妄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军”。1931年2月，蒋介石又命令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发动并指挥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兵力增加了一倍，由10万人增到20万人。当他——毛泽东查明敌军第二次“围剿”已经开始的基本情况后，率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准备阶段的首要问题是“红军的准备撤退”，在撤退中集中红军主力。为了及早准备，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他

下令红军主力脱离与敌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下达了由他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同时召开各种军事会议，总结经验，研究改善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在地方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加强了参战的各项组织工作。红一方面军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和战术等等。为了统一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划分了10个游击区，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他还指示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的通告……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全区军民战斗意志十分高昂，满怀胜利的信心，真是一切具备，只等反攻的到来。当蒋军到来时，他又提出了先打从北方调来、水土不服、不习惯爬山、士气不振、内部矛盾重重的蒋军第五路军。打垮他们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物资，便于粉碎这一次“围剿”。他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粉碎“围剿”后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发展方向，取得了大家的同意。就这样，在敌人大军压境又要和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中，他排除干扰，精心谋划了一个完善的连续战斗的全战役计划，把全战役各个歼敌的大体打法，直至粉碎“围剿”后，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连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等等，都在战前预先精心设计好，并部署作战方案，取得了首战告捷，歼灭敌军二十八师全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反攻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15天中，红军从江西赣江边上固坡、富田打起，经水南、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700里，创造了“各个击破”的范例，打了5个胜仗，缴枪2万余支，完好地缴获无线电台六七部，痛快淋漓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步步

为营”的 20 万蒋军土崩瓦解，全线败退，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敌败我胜之间，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对照：一方面蒋介石痛哭流涕；另一方面他代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以胜利喜悦的豪情壮志，用凌云妙笔写下了雄伟瑰丽、千古不朽的诗篇，描绘出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宵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正当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部队在黎川、建宁、宁化、泰宁广大地区进行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时，蒋介石来到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兵力增加到 30 万。他们于 7 月 1 日开始，分兵 3 路，以凶猛的态势冲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想乘红军苦战之后未得休整的机会，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打个措手不及，把红军压迫到赣江边上进行决战。当时，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面对 30 万装备精良的蒋军，红军主力只不过 3 万余人，不仅在装备上处于劣势，而且众寡悬殊。尤

其是红军在刚刚胜利结束的第二次反“围剿”中连续苦战，以后又紧接着转入紧张的群众工作，没有休整，也没有补充，而部队又分散在闽西，远离老根据地。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他为红军制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并决定采取“磨盘战术”，首先绕到敌背，捣其后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横扫过去，甩敌主力于赣南，置于无用武之地，等他们转回来，必然十分疲劳，再选可打者消灭之。为执行此计划，红军主力以急行军绕过深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蒋军前锋，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行军。7月，正是盛夏季节，战士们背负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行军，一个个汗流浹背。脚下的石板路，被火热的太阳一晒，踩上去烙得钻心疼。阳光的反射烤得人喘不过气来。又值早稻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团行动，粮食也很困难。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当时部队流传着“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的口号，大家都自觉地忍受着一切困难。经过连续10多天的行军，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兴国老根据地。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红军以神奇的行动，矫捷地穿行于10倍于红军的强敌中间，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5次寻战，5战皆捷，共俘敌旅长以下2万余人，毙伤敌1万余名，缴获机步枪1.4万余支，弹药250余万发。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又被彻底粉碎了。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境，占有15座县城，形成了一个拥有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连成一片的、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真是一派大好。现在，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

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处在大发展时期，这当然是他十分高兴的事。

毛泽东对担任主席一职，从个人角度来说，并不十分庆喜，而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他又不能不感到欣慰，这毕竟又是一种讲坛。因为他从第二次反“围剿”以来，已经清楚地看到，王明路线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正向他的正确路线压来。于是，毛泽东又回想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不得不向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斗争的事实。正当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天外吹来一股冷风，卷起满天沙雾。王明路线的骨干分子从国外跑了回来。他们违背组织纪律，拒绝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在党员中煽动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1931年1月，他们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强迫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抛出了《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这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别的存在，诬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代表会议政府。他们又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名义，突击提拔一批“积极拥护和执行”王明路线的“斗争干部”，分头派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也是中央指定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3月18日开幕，开了4天，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明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散布的序幕。4月中旬，王明路线的拥护者又以“四中全会”代表团的资格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传

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开会,虽然时间相隔快1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只开了1天,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和“四中全会”对目前形势的估价,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四军与红三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他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否定了从汀州会议到罗坊会议上他一直抵制并战胜了立三路线的全部斗争过程的历史事实。这是王明路线反对他坚持的马列主义路线的开始。王明一伙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东也批评,西也指责,把中央革命根据地说得一无是处,全不问这块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浴血奋战才创建起来的。他们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不听久在农村根据地打过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领导者们的意见,不问当前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具体情况,硬说何应钦的20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碉,无法打破,只好走。他们提出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他虽然详细地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对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坚持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荒谬主张,并且搬出一位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这位领导人曾经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他们依仗在中央局中的多数,蛮不讲理,令人气愤,在中央局的小会内争论得十分激烈。他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第二天开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委等都来参加会议,他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人虽多,但全不是蒋介石

石的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红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加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打？一开始讨论，军中高级干部发言非常踊跃，个个信心十足，一致主张坚决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红一方面军这时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积极求战的声浪震动了会场，使那些主张逃跑的人销声屏气，不敢再嚣张了。这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他看到要粉碎敌人的围攻，还得先要在党内突破王明路线的围困，这双重的压力，他，和他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国土，将要如何来承受呢！更何况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18日突然以武力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了整个东北，中国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对日宣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人民立即响应，特别是在东北前线的义勇军向日寇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而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妄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现在，又在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想到这里，喜悦的心情又变成了忧虑的神态，烟也一支接一支地吸个不停。有时好长一会他吸一口，在烟灰和未燃的纸烟之间向上飘动着一缕轻烟。在他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呈现了道道皱纹。那忧国忧民的心情，使得他那大而有神的眼睛罩上了倦意和烦恼的神色。他的上下眼睑时而眯成两道横线，好像把精力都集中到思维活动里去了；时而又缓缓地将眼睑拉开，好像是明确了所考虑的问题，或者是理清了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头绪。他的思维活动似乎处在非常亢奋的状态中。从他的口角逸出的轻烟，好像他的思潮一

样，波浪起伏，不间断地涌来；又像是澎湃的巨浪撞击着山岩，浪花又从巨石上流了下来形成涓涓的细流，又回到大海。在昏暗的麻油灯光的映照下，他两眼又紧紧地盯着墙上悬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图和以红点标示出来的红都瑞金。这真是一块难得的宝地，它与闽西交界，地据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要道，形势天成。相传建制时掘地得金，故取名瑞金。1929年1月，当他决定向江西进军，去开辟另一个革命根据地时，就选中了瑞金这块土地。他率军打败国民党的一支驻防部队，来到江西瑞金小镇时，正好赶上过春节。当地的国民党驻军正为所谓战胜“赤匪”而庆贺，春节的宴会正在进行之中，一派节日的气氛。高凳上的红蜡与军营门口上贴着的红纸春联相互映衬。美酒飘香，筷子飞动，笑声夺人。突然间子弹在空中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目瞪口呆。他率领红军把守住了军营的每一个门口，用枪把所有的驻军都赶出了军营，变作了俘虏，代替他们结束了春节的盛宴。不久，他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自从离开了井冈山，他损失了半数战士，但他得到了一个实施他的“土地革命战争”思想的宝地。他不断壮大红军，用枪杆子把江西南部变成了革命根据地。目前的局势与20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时大不相同，他现在有一块根据地来开展工作，而在秋收起义时他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根据地。他要奋进战斗，勾画出奋进战斗的蓝图。他脑中不断产生这样那样的场面，不停地设计出一个又一个的计策，来保卫和扩大这片红色的国土。

毛泽东的眼睛不时地又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图上的一个小白点——宁都。

宁都，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贡水梅江的西岸。这座披山带水的古城，在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中，被蒋军二十六路军占领。“围剿”失败后，其他蒋军大步后撤，惟独这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孤城，除

宜黄、广昌这条交通线时通时断外，出城二三十里，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根据地前沿和游击区域的地方武装、人民群众以及少先队开展以扰敌、堵敌、袭敌、诱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为内容的游击战术，再加上红军的声威日增，使受过正规作战训练的蒋军二十六路军穷于应付，疲倦不堪，不寒而栗，连老百姓晚上照泥鳅的火光，二十六路军的官兵们都疑心是红军游击队来了，使宁都变成了这些蒋军的一座愁城。前进，有被红军歼灭的危险；后退，宁都以北的广昌一带有蒋介石嫡系朱绍良部断其后路，他们只好困守孤城。毛泽东早就部署了拔掉这个白色据点的策略，当然也是他担任中央政府主席要办的大事之一了。如果不是他吸烟的动作和在他手指上一闪一闪的烟头上的小点亮光，他就像坐着睡熟了一样。以致灯碗里的油熬干了，灯灭了，太阳的光芒透过窗格上的一小块玻璃，铺展在他面前，他也似乎毫无察觉。

几声轻轻地敲门声，使毛泽东从沉思中醒来。朱德推门走了进来。

朱德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一。1928年4月，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会师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就一直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0年6月，红四军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担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委，他和毛泽东一起抵制了立三错误路线，使红一军团得到了发展。成立红一方面军后，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他同样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最近一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宁都兵暴的方针，使宁都变归中央革命根据地，朱德积极支持并定于今日上午中革军委召开会议，研究宁都兵暴事宜，朱德就是为此事来找毛泽东的。